



风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月亮 和小银匠

SHI YUELIANG
HE XIAO YINJIANG

唤醒沉睡的爱，激活成长的梦。

邓湘子 / 著



网信子
纯美儿童文学

FENGXINZI
CHUNMEI ERTONG WENXUE

月亮 石 和小银匠

SHI YUELIANG
HE XIAO YINJIANG

唤醒沉睡的爱，激活成长的梦。

邓湘子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月亮和小银匠 / 邓湘子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8.1
(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)
ISBN 978-7-5414-8950-1

I. ①石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537号

出 版 人: 吉 彤

策 划: 吉 彤 黄 楠
责任编辑: 魏 宾 刘 洁
责任校对: 杨小彤
责任印制: 廖颖坤
装帧设计: 唐 剑

风信子纯美儿童文学

石月亮和小银匠

邓湘子 著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
电话 0871-64186745 (发行部)
0871-64178927 (互联网营销部)
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

排版 云南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刷 昆明骏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154mm×217mm 32开
印张 6.5
字数 100千字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14-8950-1
定价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质量监督电话: 0871-64109709

目 录

001	第一章	唉家奈
033	第二章	各乌罗
066	第三章	亚哈巴
099	第四章	呀哈擦
133	第五章	其背且
164	第六章	立擦开

第一章 唉家奈^①

1

“到啦，下车喽！”一个老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莫来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，磨磨蹭蹭走出车门，漫不经心地抬头看天空，一汪巨大又深邃的蓝色扑入了他的眼里。

他站在一片很蓝很蓝的天空下。

这片巨大又深邃的天空，蓝得如此惊心动魄。莫来霎时被惊醒了，或者说是被惊呆了，痴痴地凝望着蓝天。

那辆搭载他们的货车，轰的一声开走了。

天空那么蓝那么蓝，是莫来从来不曾见过的蓝。

蓝汪汪的天空，深不可测，仿佛有着神秘的磁性，要把人的心往上吸，要把整个人往上吸。

^①唉家奈，傣语，水很深的样子。

阳光很亮，暖洋洋的。太阳那般新鲜，山野里新叶鲜嫩，万物生长，世界就像刚刚被清水洗过一样。

“要走路呢，怎么发愣了？”耳边响起李爷爷的声音。

“嗯。”莫来应了一声，神情还是痴痴的。

“莫来，走啊。”李爷爷的声音大起来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莫来看了李爷爷一眼，他的视线被天空的蓝色洗涤过浸透过，他好像在清澈的泉水里看世界，眼前的事物清晰又有些晃荡。

“你倒好，睡一觉就到了怒江边上。”李爷爷笑起来。

“怒江？”莫来轻轻说。

莫来的眼光越过李爷爷的肩头，看到马路边的岩石上开出一丛紫色的三角梅，花朵拥挤又鲜亮；近处的山坡林地，从江边挺拔而起，那般突兀陡峭；远处的山岭，在蓝天里划出迤逦的曲线。这时候，他的听觉恢复了，听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深沉的低音，仿佛从脚下的土地深处缓缓涌起。他朝马路边的斜坡看下去，两道相拥的山脉形成幽长的山谷，流动着一道浅灰色的河水。

怒江！

这个词并没有在莫来的心里搅起任何的涟漪，他从来不曾听说过这条江。

他已经到了一条陌生的江边。

这两三个月来，他的生活变得莫名其妙，一直在陌生的旅

途，见到陌生的人和陌生的地方。

他努力地适应环境，已经不像最初的时候那样容易惊慌和不安。

此时，头顶的蓝天如此陌生而又美妙。他想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

他仰头看着蓝天，心仿佛被蓝天吸住了。

“背上你的袋子，我们往这条小路上走。”李爷爷说。

“去哪里？”莫来问。

“你看到那座筏板屋了吗？”李爷爷指着山坡上，几棵绿树丛里藏着一座屋子，“我要去看一个老朋友，他姓莽。你见了他，要叫莽爷爷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莫来说，眼睛还是看着天空。

“你——”李爷爷叹口气，“好吧，我去看一下，看莽老头是不是在家里。”

李爷爷把背上沉沉的灰布袋放在马路边，拍了拍手，弓着背，朝山坡上那条斜斜的小路缓缓地走去。

小路穿过一片旱地。这儿季节明显要早一些，刚过了清明节，地里已长出了浅浅的苞谷苗。一阵凉爽的风吹过来，浅绿色的苞谷苗轻轻晃动。

李爷爷不勉强自己，莫来心里轻松起来，一屁股坐在李爷爷的布袋上。布袋里那些硬邦邦的东西是李爷爷做手艺的工

具，硌得屁股有些不舒服。莫来调整了一下坐姿，觉得舒服些了，抬头张望。

他看到马路上了一个坡，爬上高高的江岸，那里建有几座房子，形成了一个小村落。那些房子错落无序，像是粘在山坡上长出来似的，没有两座房子是平行修造的。那山坡实在过于陡峭了。

他所在的位置与那个小村落之间，相隔两三百米的距离，周围十分安静，路边开着几丛明艳的野花。他的目光越过深谷里的怒江，看到对岸的幽谷里散落着一处村落，又一处村落。江岸与村庄相接的山野，被一些野花点缀着。

传来几声鸟叫，却不知道鸟儿躲在哪里。

他的目光随着山势起伏，越过一层一层挺拔而雄奇的山峦。他忽然看到远处高高耸立的山岭上，豁然亮着一个石洞。

层层山岭耸立，把那个巨大的石洞托举到蓝天上。

那真是一个奇异的石洞。

它像大山支起来的一面大圆镜子。

它像一个巨大的轮胎飞到了山顶上。

它像一只好奇的大眼睛。

望着山顶上的那个石洞，莫来的脑子里浮想联翩。

忽然，他看到了更奇妙的景象。

透过那个圆圆的洞口，他看见山背后的一片圆圆的蓝天，那片蓝天上飘浮着一朵小而白的云。

那朵小而白的云，被阳光照得很亮。

他静静地凝视着山岭之上的那个石洞，右手禁不住伸进衣袋里，掏出一支铅笔，左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。

莫来兴致勃勃地用铅笔在本子上画起来。

他画出远近山峦不同深浅的颜色，画出层层山岭的曲线，又勾勒出山岭之上山洞的轮廓……

“哎呀，你画得真好……”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忽然在他的脑后响起。

莫来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见一个背书包的女孩站在他的背后。一看就知道，这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，已经放学了，路过这里回家去。

“你一个人吗？”女孩好奇地问，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莫来不说话，瞪了她一眼，把本子合起来。

“你画呀，我不影响你。”那个女孩微笑着说。

莫来不理睬她，默默地看山谷里的怒江，看山野和天空。

“我不看你画了，我回家去了。”女孩说。

她觉得打搅了他画画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转身离去。

莫来看到，女孩朝着山坡上那条斜斜的小路走去。

小路连着那座箴板屋。她是那座箴板屋里的人。

莫来想，李爷爷怎么还不出来呢？

2

莫来手里拿着画画的本子，眼睛望着山岭上的石洞。

一辆车从他背后的马路上开过去了，带起一阵风，卷着纷纷扬扬的尘土。

莫来细心地观察山岭上的石洞。他看到，那朵小而白的云，已经飘在石洞之上的天空里，一束强烈的阳光正从石洞里斜斜地穿透过来。那束阳光像是被涂亮的一束银线，格外耀眼。

莫来看得痴了。

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继续在本子上画起来。

他看到，太阳正要朝着石洞那边的山岭落下去。根据太阳的移动，他判断出江水的对岸是西边，自己这边是东岸。

他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家乡的景象，那个梦中的村庄在一大大片平展展的农田里。那是洞庭湖边上号称“鱼米之乡”的地方。

他家那个村庄的西边，流过一道长长的水渠。水渠的两边长着高大整齐的水杉树。村庄东边的田垄上，伸过来一条机耕道，走一公里路就到了他以前上学的学校。北边是大片农田，村庄与稻田相接的地方，长着几棵巨大的樟树。村庄的南边有一座古老的祠堂，他觉得那里阴森森的，不喜欢去那里。

家乡那些标志性的熟悉景观，慢慢地从脑子里浮现出来，帮助他逐渐地确定此刻所处的陌生地方的地理方位。

通过想象家乡来确定方向，是他离开家乡以来摸索出的有效办法。

可是，现在离家乡越来越远了，那无法想象的距离让莫来心里发慌。他在脑子里确定了自己身处之地的方位，心里就安定一些。

这时候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那个女孩像猫一样从旱地中间的小路走来。

“你叫莫来，我知道你的名字了。”女孩快步走近了他，得意地说。

莫来不会和女孩子打交道，有点不自在，不知所措。

这次他也不说话，但没有用眼睛瞪女孩。他知道，她见过李爷爷了，从李爷爷那里知道了他的名字。

“你饿了吧？我奶奶叫你去家里吃饭。”女孩子忍不住笑了，“哈，我不能叫你的名字，我是来叫你吃饭的。哈哈，莫来，还以为叫你不要来。”

莫来觉得并不好笑。他从布袋上站起来，不说话。

女孩子笑过了，说：“你画完了吗？我想看看你画的石月亮。”

莫来望一下远处的石洞。女孩子的眼光也朝山岭上看去，说：“我们这里叫它石月亮，那是女神密斯阿恰居住的

地方。”

“石月亮？这个名字真好。我把它叫作大圆镜子、大轮胎，后来叫它大眼睛，都比不上叫石月亮。”莫来在心里说，“要是我早知道它叫石月亮，画它的时候，会有点不一样吧。”

“李爷爷在屋里等你，去吃饭吧。”女孩子见他发呆，大声说。

肚子真有点饿了，也口渴了。

莫来犹豫着，并不愿意跟这个女孩走。

“你是李爷爷的徒弟吗？”女孩好奇地问，“你这么小就当上银匠了？”

莫来看了女孩一眼，用力地摇了摇头。

李爷爷曾经要他当学徒，他不答应，还逃走了，想逃回家去。想起老家没有亲人在家，他第二天又回到了李爷爷身边。李爷爷被吓得不敢再提让他拜师当学徒的事了。他觉得李爷爷是个好人，跟着他不会把自己弄丢了。

“我来背布袋吧。”女孩伸手要背工具袋。

“你背不动的。”莫来说。

“我背得动。”女孩说。

布袋被她双手提起来，转移到了背上。布袋上那条紧绷的布带子，被她勒在自己的头顶上。莫来吃了一惊。

“跟我来吧。”女孩走到前面去了。

他并没有跟着女孩走。

他注视着她的背影，李爷爷的那个工具袋被她驮在背上。布袋的布带子勒在她的头顶上。她的头部和脖子承受着布袋的重量。他对她这种背工具袋的方式感到惊异，替她担心。

“来崽，到屋里来呀！”李爷爷的身影出现在屋边的小路上，大声地叫喊。

李爷爷学着莫来爸爸的叫法，叫他“来崽”。莫来听了，皱起眉头。他爸爸把他从家乡带出来，现在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爸爸在他的生活里本来是很陌生的，以前差不多一年才回家一次，现在更是无影无踪了。

莫来吐了一口气，走上那道斜坡路。

走在路上，莫来身上有点热辣的感觉，微微出汗了。篾板屋就在眼前，屋边有两棵老核桃树，枝头长出嫩嫩的新叶，泥土萌发出好闻的气息。

“哼，哼——”篾板屋的底层，用石头垒起矮墙，围着两只小黑猪。它们也许饿了，扑着浅灰的耳朵，转动着小眼珠，不停地哼叫着。

他走到核桃树下，看到敞开的木门里走出一位老奶奶。

“哈……腊架多。”老奶奶笑眯眯地说话。

莫来不知道她说什么，茫然地望了老人一眼。

“我奶奶不会说汉话，她说的是我们傈僳族的话。她叫你快进屋里喝茶。”女孩对莫来说。

“莫来，你要叫莽奶奶。”李爷爷说。

“莽奶奶。”莫来叫了一声。

“哟——”莽奶奶高兴地笑起来，退到门边，让莫来进屋子里去。

屋里光线有点暗。走进门去，地板是竹篾织成的，被脚踩得光滑。莫来眼前一亮，屋里有个四四方方的火塘，中间安放着一个三脚铁架，柴火呼呼地燃烧，火焰跳跃闪亮。

三脚铁架上的铁锅里，飘出暖暖的香味，弥漫在屋子里。

老奶奶和李爷爷在屋外的阳光里聊天。老奶奶说的话像风吹树叶的声音，李爷爷却听得懂，随声应答。

女孩进了屋子，忙个不停。她给莫来倒了一杯茶，莫来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茶水温温的，香香的，很好喝。

“我叫莽秀朵，苦莽甜莽的莽。”女孩大方地说，“我上四年级，你上学吗，上几年级？”

莫来摇了一下头。他现在不上学了，去年还上学的时候，也几乎不在教室上课。他逃学到镇上去，到处晃荡。

这个叫莽秀朵的女孩，看上去像个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女生，也许这山里的女孩上学比较晚一点儿。火塘里的柴火被她烧得更旺。她揭开锅盖，铁锅里冒出巨大的热气，飘着浓浓的肉香。

屋子里到处干干净净的。竹篾编织的地板，有漂亮的图案，被脚踩得棕红发亮。

莫来坐在木凳上，看着莽秀朵麻利地把锅里煮熟的菜铲出来。她从火塘里扒出燃得旺旺的火炭，把一个酒壶放在火炭上。

“李爷爷喜欢喝酒的。”莽秀朵朝莫来笑一笑。

李爷爷确实爱喝酒。他喝酒的动作和神态，让莫来想起自己的爷爷。

去年冬天，一场大雪将村里村外装扮一新，爷爷却不能看到那场雪景。爷爷在老家的屋子里摆了三天，爸爸才从外地赶回来。爷爷被安葬在坟山上，莫来在老家无依无靠了。离春节只有几天了，爸爸说要带莫来去他打工的地方，就带着他离开了家乡。

父子俩上了路，火车跑啊跑，到了昆明，又坐汽车，到了一个叫下关的地方。

莫来跟着爸爸走过的城市很漂亮，但是爸爸带他住的地方一点儿也不漂亮。他们总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，屋里总是乱糟糟的。

莫来感到，爸爸并没有要把他带到一个明确的地点去。他们住在下关老街的一处破旧的出租屋里，爸爸无所事事，不去上班，也没去找工作。一天傍晚，莫来跟着爸爸到旁边的小店里去吃饭，看到一个老人在独自喝酒。爸爸走过去和老人聊上了，他们喝了一杯酒，又喝一杯酒，就互相认识了。老人家是个行走江湖的老银匠，串村走寨打银器，他就是李爷爷。

过了一天，爸爸的手机响了。爸爸接了这个电话，火急火燎的样子，说有紧急的事情，把莫来托付给银匠李爷爷。

爸爸要离去，莫来开始有点紧张。后来，他觉得爸爸不在身边，自己反倒更自由了。老银匠端起酒杯眯着眼喝酒，还要咂一咂嘴唇，那神态真像自己的爷爷。莫来对这个老银匠心生一种奇怪的信赖感。

爸爸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掏出皮夹子看了一下。他说：“我也没钱留给你，我尽快办好事情，早点儿来接你。”爸爸在一张便条上写了一个手机号码交给莫来，要他隔几天打一次电话。这样，他就知道莫来跟着老银匠到了什么地方，他办好事情就赶去接莫来。

莫来把那个手机号码夹在自己的本子里，带在身上。过了两天，李爷爷让他打那个号码，手机打通了。爸爸说，他还在忙，要等几天来接莫来。李爷爷是靠手艺糊口的人，不可能在小客栈里等下去。就这样，莫来跟着李爷爷出发了。

李爷爷在下关附近的村庄里做手艺，莫来跟着他串村入户。那些人家以为李爷爷带着孙子，又有人以为他带了个小徒弟。李爷爷乐呵呵地笑。

莫来再打爸爸那个手机号码，却关机了，老打不通。开始几天，莫来心里发慌，急得流泪，后来却懒得打那个号码。

以前，他差不多一年才见到他爸爸一次，他和爷爷在一起，爸爸并不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人。爸爸不来接他，他越来

越无所谓了。李爷爷感到奇怪：为什么手机关机了，而且老是关机。

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，冬尽春来，莫来跟着李爷爷串村走寨，如今走到怒江边来了。

莽秀朵在屋子里忙碌的时候，莫来独自想着心事，有点做梦的感觉。

“吃饭了。”莽秀朵大声地说。

莫来站起身来，看到饭菜已经摆上桌子。

莽奶奶和李爷爷走进屋里来了。

大家在桌子边坐下来，李爷爷端起酒杯，说：“莽大哥，这杯酒敬你了。我这一年多没到怒江边来，你就先走了。”

说完，李爷爷把酒倒在屋子的角落里。

吃着热乎乎、香喷喷的饭菜，莫来有一种神情恍惚的感觉，想起自己的爷爷来了。以前，他在家里的時候，姑姑还没有去外地打工，有时会来做饭炒菜，还给爷爷带一瓶酒。爷爷喝酒，莫来和姑姑吃饭，屋子里洋溢着热气腾腾的好感觉。

李爷爷多喝了一杯酒，脸红了，话也多了，拖了不少的时间。屋外的林子里鸟的叫声响亮起来，李爷爷才起身要出发。

“路不远，我们去左洛底的老蜜家。”李爷爷背起他的灰布工具袋，脚步有点儿飘，“他快要嫁女儿了，要我去给他家打银器嫁妆呢。”

“哈，你们去左洛底啊，我上学要经过那里的。”莽秀朵